

巫巫风尾与  
鬼神禱話語



J206.2  
30  
1

巫  
风

与  
神  
话

巫



039359



中国民协湖南分会  
楚风编辑部

编

主编：巫瑞书 林河  
湖南文艺出版社  
龙海清

# 巫 风 与 神 话

巫端书 林河 龙海清 主 编  
责任编辑：黄海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27,000 印数：1 —— 3,800

平装： ISBN7—5404—0221—0  
1·166 定价：2.20 元

# 目 录

## 袁 珂

《山海经》神话与楚文化 ..... 1

## 马学良 巴莫阿依

楚辞研究小议 ..... 11

## 乌丙安

楚文化摇篮中的古传说群 ..... 17

## 张振犁

从古代神话的演变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 33

## 龙海清

从系统论看盘瓠神话及其它

——兼论一般图腾神话的起源问题 ..... 53

## 刘城淮

盘瓠诞生人类神话的演进 ..... 74

## 林 河

论南楚太阳崇拜与《九歌·东君》 ..... 91

## 唐 慎

我国上古的太阳神 ..... 112

## **巫瑞书**

孟姜女故事与楚文化的血缘关系

——湖南孟姜女故事研究之二 ..... 126

## **孙伟楚里**

湘西北孟姜女与习俗简说 ..... 142

## **何学威**

长沙划龙船传说与稻作文化的关系 ..... 154

## **黄海舟**

吕洞宾传说的起源及与楚文化之渊源 ..... 169

## **易先根**

“黑祖”传说与巫文化 ..... 190

## **马少侨**

南楚鱼的习俗、故事和图腾 ..... 203

## **力木**

略述楚地求子习俗与性崇拜遗存 ..... 213

## **杨昌鑫**

在楚崇龙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图腾神话故事 ..... 223

## **赵海洲**

湘西苗族崇龙的特点 ..... 238

## **陈旸**

略说传说中的炎帝神农形象 ..... 249

## **易重廉**

颛顼故事发微

——兼论《九歌》二司命的祀主问题 ..... 262

## 张国荣

《九歌·山鬼》附丽的神话考辨 ..... 281

## 附 录

### 贾国辉

试析有关李自成归宿地的民间传说 ..... 289

### 黄知义

真善美的艺术结晶

——湘绣传说故事美学思想初探 ..... 300

### 张晓君

湘西民间故事家屈常显的调查报告 ..... 312

### 陈志刚

一个工厂故事员的自述 ..... 325

后 记 ..... 334

# 袁 珂

## 《山海经》神话与楚文化

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一部书，自然不能不首推《山海经》。《山海经》旧传为夏禹、伯益作，夏禹、伯益本身已经是神话传说人物，如何能作出这样一部书？故这种说法完全是不足凭信的。它实在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众多无名氏的作品。根据我的初步考察，此书大概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的人所作<sup>①</sup>，内容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到战国中年；二、《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成书稍迟，大约在战国中年以后；《海内经》四篇成书最迟，大约在汉代初年。

《山海经》总共虽然只有 31000 多字，却是包罗万象。除神话传说外，还涉及到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历象、动物、植物、矿物、医药、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甚至连海洋学探讨的问题，也能在《山海经》这部书里，得到某些印证。它真可以说是一部奇书，一部古代人们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

正因为如此，它曾经给过去的目录学者造成分类上的困难。《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数术的形法类，让它和《宫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等书放在一起，迹近巫术迷信。《隋书·经籍志》因此书多述山川地理，又把它改列在史部的地理类。清代初年纪昀修《四库全书》，又改列它在子部的小说家类。纪昀于《总目提要》中述改列的理由说：“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竟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家言。然山川道里，率难考据，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未为久。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耳。”这种分类，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论《山海经》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这个论断又比笼统说是小说进了一步。

《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巫书，是古代巫师们传留下来、经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的人们（包括巫师）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巫以记神事”<sup>②</sup>，宜乎在这部书里保存了这么多可贵的神话材料。更可贵的，是这些神话材料，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的状态，没有经过多少涂饰和修改。这是因为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在神话思维这个母胎中孕育形成的时候，还有相对的一致性，宗教对于原始氏族社会也还有过某些积极的作用（如增强氏族团结、鼓舞战斗精神之类），没有成为纯粹的迷信，故作为宗教支柱以及宗教赖以宣传的神话能够大致保持其原貌，无须作多大修改。战国时代的巫师，终于去古未远，又多来自民间，所以能保存了这些民间尚传

述的神话而未作大的修改。

至于这部“巫书”为什么除神话传说外又包括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那么多的学科呢？这也并不奇怪，这正是原始时代原始先民通过神话思维探讨认识外界事物刻印下来的痕迹。所有探讨认识的这一切，都给蒙上一层神话或宗教的色彩。有些探讨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那就成了科学的萌芽。古代的巫师，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甚而可以说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一切文化知识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并不是浅薄无知的。自然，当这一切文化知识通过巫师的手，用文字记录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时候，是不免要打上宗教的烙印、笼罩上神秘的气氛的。《山海经》的情况正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古代文化知识的宝库呈现给我们，让我们从各方面更主要是从神话方面对它作深入的研究。

《山海经》的神话，从原始社会前期，即原始群的阶段，便有零片的记录保存下来，如象《海内南经》记的“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又如象《海外东经》记的“蚩蚩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这便是前万物有灵论即活物论时期的神话。这类神话已遗存不多。它主要记叙的，是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这一段时期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神话，也有记叙。如象《大荒西经》说：“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杰于章山，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郭璞于“夏耕之尸”下注云：“亦形天尸之类。”是的，情况确实有几分象是刑天断首。但刑天是被歌颂的神人，而这

里的败逃将军夏桀，却是被否定的。这里所歌颂的是神性英雄成汤，以无首夏桀的逃避罪咎来反衬成汤的勇武。这自然也是神话，然而神话的背景却是奴隶制社会了。神话记叙一直到周代初年。《海外南经》古帝葬所的狄山，就记有帝尧、帝喾和文王的葬所。《海外西经》记有肃慎国，说国中出产一种叫做“雄常”（雒棠）的树，“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树生皮可衣也”<sup>③</sup>，也略具神话因素。考察肃慎，即《周书·王会篇》的稷慎，“稷慎大麈”，足见肃慎是周代初年成王时候才开始交通中国的，《王会篇》后面附载的《伊尹四方令》上尚未之见。这就是《山海经》所记神话的下限，自此以后，就再没有见到其他任何神话的记叙了。从《山海经》所记神话材料零片看，可见在奴隶制社会，仍然是有神话的，它并不约制在原始社会的范围以内。

《山海经》的神话，零片的居多，有较完整故事情节的，乃是少数。在这少数有故事情节的神话中，使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北次三经》所记的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詆。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一神话表现了遭受自然灾害的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神话主角是一个溺海而死的少女的灵魂变的小鸟，不管是否有后来流传演变的改动，这个神话带着母权制氏族社会的痕

迹则是没有疑问的。正象女娲补天神话中的“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之所作也大略近似。不过女娲止水而“淫水涸”，精卫填海而沧海却难平。晋陶潜《读山海经》诗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小鸟对大海所进行的斗争在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在高高的天空中，飞行的是一只小鸟，小鸟所投下的，是“微木”，是细石，她去而复来，成年累月、千秋万年都干着这样艰巨的报冤雪恨的工作。从人们的理智上看来，她这种工作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从感情上看，沧海固然浩大，然而小鸟的坚韧不拔的想要填平沧海的志概却比沧海还要浩大，此其所以为悲壮，为值得令人赞美。神话记录的简洁笔触一下子就将我们带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去了。

与此类似，还有《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记述的夸父追日神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两段记叙，互为补充。这一神话虽是和精卫填海神话同样具有征服自然的性质，但是产生这一神话的社会背景却大不相

同了：夸父无疑是父权制氏族社会时期歌颂的神性英雄。神话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宏阔壮丽的图景，气势可以震撼山岳。它还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但对这种象征意义的理解，神话本身是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只好但凭后人的诠释，这就难免发生见仁见智的纷歧。某些优美的神话，性质往往接近寓言，道理便在这里；不过神话比寓言更难准确理解些。据我的理解，夸父追日神话，应当看做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和真理的寻求。夸父虽然未能达到他的志愿，“道渴而死”，但终于还有他所弃的杖，化为嘉桃（清毕沅云：邓林即桃林），为后来的光明和真理的寻求者解除口渴，以继续他的行程。神话本身既是这么振奋昂扬，结尾又是这么鼓舞人心，谓之为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谁曰不宜？

羿射日除害神话，也是表现人与大自然斗争的瑰丽的古代神话之一，可惜《山海经》只记有羿和诸害之一凿齿战斗神话的零片，未见其全，只好略去不讲。惟有鲧禹治水神话，《山海经》里有一段简短精练、概括性大、相当完整的记录——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sup>④</sup>

全文只有六句话，42个字，就把神人四位参加的活动，父子两代的斗争，全都忠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了，没有一字一句浮词泛语。而开头“洪水滔天”四字，突如其来，宛如今

日电影序幕的特写镜头，使之笼罩全文，作神话人物活动的有力背景，更是凌云健笔，雄奇无比。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人能对神话作出如此完美的记录，真是如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确实是值得我们很好向它学习的。

这段神话主体所表现的还是与自然的斗争，但已约略带有社会斗争的属性。高尔基所说的当“神往天上升得愈高”时，在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反抗神的意愿”<sup>⑩</sup>，这在鲧、禹两位神人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而鲧表露得尤为突出。他完全可以和希腊神话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相比，而其坚韧不拔、以身孕子、使父子相承、终于完成伟大事业的精神，则似乎尚且过之。神话中“鲧腹生禹”的情节，带着父权制氏族社会男人乔装生子的痕迹。据原始社会史学者们的研究，在某些初由母权制进入父权制的部落里，存在着一种叫做“库瓦达”的风俗：就是当妇女生孩子时，男子为使人确认其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竟让其刚生孩子不久的妻子出去操作，自己则躺在其妻的床上作出种种生孩子的模样来。“鲧腹生禹”的现实情况大约便是如此。我国神话中的丈夫国国民，据说每一个人都能从腋窝下生出两个儿子来，儿子一落地父亲就死了，大约也是这一风习在神话上曲折的反映。

父权制氏族社会产生的神话，除征服自然的以外，还有反映部落之间战争的。如象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山海经》里叙写得如火如荼、最突出的一个——

大荒之中，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sup>⑥</sup>

这场战争真是规模巨大，猛烈无比，黄帝有天女魃和应龙助阵，蚩尤有风伯和雨师帮忙。而且据《大荒北经》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大荒东经》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夸父似乎曾和蚩尤结成联盟，共同对付黄帝。而《大荒东经》末尾又有黄帝以夔牛皮为鼓，“概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的叙写，似乎也和与蚩尤战争的神话有关。《大荒南经》又记有蚩尤弃其桎梏、化为枫木神话，自然也是黄帝与蚩尤战争最后分胜负的一个重要片断。《山海经》所记的许多神话，从没有象这一神话那样用浓郁厚重的笔触一再描写的，知道这一神话当它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时候，已经具有宏大的史诗般的气概。后代所传诸书如《龙鱼河图》、《黄帝玄女战法》等有关这一神话的叙写，都是本此而来的。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集合其他神话看，实际上便是黄帝和炎帝的战争。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曾有过剧烈的斗争，波澜壮阔，此伏彼起，历时久远。黄帝和蚩尤之战，只不过是黄、炎战争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场罢了。

而壮烈感人的刑天断首神话，则可看做是黄、炎战争神话的余绪——

形（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sup>⑦</sup>

根据古书记载考察，刑天是炎帝的属臣，常羊山是传说中炎帝的降生处，则这里刑天所与“争神”的“帝”，应该是黄帝。和蚩尤、夸父（还有共工）相似，刑天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涂上了“反抗神的意愿”的色彩，刑天可能是反抗神的神之一，而其斗志却比蚩尤、夸父更要猛勇、顽强。晋代大诗人陶潜《读山海经》诗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于这虽遭失败却不甘心失败的断头英雄的奋斗不懈精神，可说是没有过誉。屈原《九歌·国殇》说：“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所写情景和刑天断首神话也有某些类似。

《山海经》的神话内容是很丰富的，决不止以上所说这些。以上所说，不过是举其荦荦大者，略见此书神话精神的一斑罢了。《山海经》神话表现的精神，和以屈原诗歌为代表的楚文化所表现的精神，实在是息息相关、一脉贯通的；单从其中所写神人、事物看，二者之间，也有许多共通处，只要我们去寻绎，就不难发现。如果说屈原辞赋是古代楚文化结成的硕果，则《山海经》当也是在这种文化空气的浸润之下结成的另一硕果，虽然灌溉这一硕果的源泉仍来自我们伟大的祖国各地，但土壤至少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这个地区提供的。要说《山海经》和楚文化的关系，它们的关系就

是如上所说。

——1986，12，13，缀集《中国神话史》零片而为此文。

### 【作者简介】

袁珂，汉族，1916年生。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神话学家。主要著述有《中国古代神话》、《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神话传说》等。现正在撰写《中国神话史》。

### 注释

- ① 见拙著《神话论文集·〈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
- ②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编语。
- ③ 郭璞注。
- ④ 《海内经》。
- ⑤ 《苏联的文学》。
- ⑥ 《大荒北经》。
- ⑦ 《海外西经》。

马学良 巴莫阿依

## 《楚辞》研究小议

楚辞，是指我国古代楚地的一种诗体。这种诗体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出现了，如大家熟悉的《越人歌》就是其中很早的名篇。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宋玉等人采用这种体裁写诗。后人刘向编校群经，将其选辑成集，加上自己写的《九叹》，名之《楚辞》，《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专集的名称。从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起，许多文人对《楚辞》进行过考释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楚辞》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2000多年来，楚地的民风民情、宗教习俗虽然有了变化，但是许多风习、神话传说还保存在楚地和其它地区的民族中，近代考古也发掘出丰富的材料。运用这些材料，对《楚辞》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证作用。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湘西采风时，曾兴味十足地观看当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从苗寨土地庙的人首蛇身石雕神像，并结合民间流传的神话，去印证《楚辞》等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写成了《从人首蛇身像谈龙与图腾》。并通过论证洪水的传说，考证汉、苗两族远古时